

庐山和庐山诗*

王文生

当长江突破三峡天险夺夔门而出宜昌之后,它的狭窄而汹涌的激流突然变得宽广而平舒,它的两岸除了偶然出现起伏的丘陵,就全是一望无垠的平原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也就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基本景色。这条诞生在万山丛中的大江只有当它流过鄱湖平原的浔阳古郡时,才重新面对那似曾相识的回崖沓嶂,才重新在自己的江面映上山丛的青黛光影。这群秀出南斗旁而又贴近长江边的名山就是庐山。它如镶嵌在万里长江素练上的一颗晶莹透剔的绿色宝石,吸引着无数长江中下游旅行者恋恋不舍的目光。唐代诗人孟浩然从襄阳乘船东发,经过无尽的平野,才发现这座巍峨的名山,立刻吟下了“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的诗句,它相当真实地抒发了东来西去的长江旅客藏在心里而又表达不清的情怀,因而引起人们的千古传诵。

庐山,长约29公里,宽约16公里,周围约250公里。它在大约七千万年以前,地质史上称为中生代白垩纪的时候,由于强烈的地壳运动的影响而上升为一千米以上的山峰,座落在长江及其支流与鄱阳湖的水波浩淼之间。庐山最早是作为“敷浅原”而载入典籍的。《尚书·禹贡》称:“岷山之阳,过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庐山被认为是岷山山脉的南支,它的古名“敷浅原”三个大字的石刻迄今还留在紫霄峰上。在《山海经》里,庐山又被称为“南障山”“天子都”“天子障”。在《史记》里,则被正式称为庐山。《史记·河渠书第七》载:“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至于庐山这个名字的由来,则与一个传说有关。据说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有姓匡名俗的兄弟七人一起隐居在山上。他们的美名传到国君周定王那里,定王派人去请他们出来做官,找了几个月,人已不见,“唯庐独存”。他们的住处被冠以姓氏叫做“匡庐”。这座山也被叫做“庐山”或者“匡山”。另据《九微志》载:“周武王时,方辅先生与李聃跨白驴入山,炼丹得道,仙去唯庐存,故名庐山。”由于这座山与方辅先生发生过关系,也有时被人称为“辅山”。到宋时,因避宋太祖赵匡胤讳,“匡山”又被更名为“康山”。“庐山”在它获得定名之前,曾有过这么许多别的名字,历史上对于它的名称的来源也曾发生过争辩。如有人认为“庐山因庐江而名”。也有人认为:“匡俗,周威王时人,生而神灵居于山上,世称庐君。则是俗因山为号,不因俗为庐而名山也。”也有人说:“殷周之际,匡俗先生奚道仙人共游此山,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矣。”对于山名的由来,我们不妨把它留给历史地理专家去考证。但从这些传说中可以看出,在古代人的心目中,这群莽苍苍、树茫茫、云遮雾缭的山峦,不是凡人的居所,而是隐士和仙人的乐园。在近代,庐山之所以名闻中外,则首先是因为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由于它位于中国内陆,离海较远,它周围的盆地在夏天因散热不易而受到酷暑的炙烤,惟有这群海拔千余公尺的山峦固地势高、雨量足,兼有江湖水上

* 本文系作者为《历代庐山诗选》一书写序。

大气的调剂而成为气候宜人的清凉世界。近百年来，它是作为避暑圣地而引人注目的。

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庐山有许多别的值得骄傲的记录。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庐山曾经是仅次于洛阳的另一个研究佛学的中心。就学术文化发展史来说，早在南唐升元中(公元937—942年)，我国最早的书院“庐山国学”就已在白鹿洞建立。后来经过历代的重建和扩充，白鹿洞书院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从地质学观点来看，庐山有很多地方留下了冰川的痕迹，它保存了几百万年前大自然变化历史的丰富资料。从植物学观点来看，庐山是一个百花齐放万木争荣的园地。陶渊明种植过的菊花，白居易欣赏过的桃花，李白赞美过的芙蓉，苏轼吟咏过的瑞香，万杉寺的青杉万本，简寂观的苦竹千行，黄龙寺的三宝树，汉阳峰的云雾茶都在它的土地上繁荣滋长。我国第一个亚高山植物园就建立在这里。除了以上种种而外，庐山还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的云、石、水、树、峭、秀、高、逸融为一体的自然美，曾经激发历代诗人的无限诗兴，供他们以不尽诗材。凡是到过庐山的诗人，无不赞美庐山的美丽景色。李白谈到庐山五老峰时说：“予行天下，所览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白居易称赞“匡庐奇秀甲天下山。”陈舜俞说：“庐山峰峦之奇秀，岩壑之深邃，林泉之茂美，为江南第一。”凡是到过庐山的诗人，无不为其的自然美所深深吸引，无不因为它而激起欲罢不能的诗情。据说苏轼初到庐山时，因那里山谷奇秀，平生未见，应接不暇，曾发意不想作诗，后来为它的景物所感召，终于写下了《开先漱玉亭》、《栖贤三峡桥》、《题西林壁》等许多好诗。这件有趣的轶事说明，“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只要你是一个诗人，无论你面对庐山，还是身入庐山，都不可能没有诗。多乎哉，庐山之诗也！康有为曾经说过：“自太白、东坡以还，名士如鲫，佳句如林”。其实，谈到与庐山有关的诗人，还可以上溯到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还可以举出许多灿如明星的名字，如唐代的张九龄、孟浩然、李颀、韦应物、白居易、杜荀鹤、南唐的李璟，宋代的王禹偁、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米芾、杨万里、陆游、范成大、朱熹，元代的赵孟頫、虞集，明代的高启、李梦阳、王守仁、王世懋、王慎中、谭元春、方以智，清代的王士禛、施闰章、袁枚、曹龙树、魏源、陈三立等等。如果把与庐山直接有关的诗人一一列举，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各个历史时期活跃在中国诗坛上的主要人物。当然，天下名山都毫无例外地与诗歌发生关系，那怕是在一座少有名气的山上，你都可以找到某些诗人留连的足迹。然而，任何一座名山，就其吸引诗人的数量和产生诗篇的质量的总体而言，都远远赶不上庐山。据初步统计，仅唐宋两代，到过庐山和隐居庐山的著名诗人就有一百七十余人。明清时期，则有三百三十余人。在庐山的优胜记录中有一项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庐山诗。人们可以说，庐山不及五岳之尊，黄山之奇，华山之险，青城之秀，峨眉之幽，但是庐山却以丰富的诗作为自己的特点与天下名山并列而毫无逊色。庐山，可以名符其实地说，是一座诗的山。

—

庐山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给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沃土。而首先开拓庐山诗的领域的据说是晋代的慧远和尚。《预章诗话》称：“咏庐山诗，自远公始。”然而，慧远的诗早已散佚，从现存他的《游庐山》诗来看，如“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则是“理过于辞”，对佛学的宣扬多于对自然的描绘。另一个与庐山关系很深的晋代诗人，是顶顶大名的陶渊明，他可以说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的地道庐山人，但遗憾的是，他除了在《饮酒》中写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庐山作过悠然远望以外，并没有直接描写

庐山的诗。在时代上与他们相距不远，而先后在庐山活动的，还有大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陆修静，他们没有留下对庐山的吟咏。仔细推究其原因，则不难发现，上述这些人物的活动大都停留在庐山山麓，而当时的高山地区还是一片蛮昧未开的世界。从最早以大林、上林、中林、下林作为地名来看，公元五世纪的庐山还遍布着翳天蔽地的原始森林，而且时有虎蛇出没。据说，慧远最初开发东林寺时，常为蛇扰，以致需要辟蛇童子随行为他驱蛇。他见到的虎也不少，因而寺前的溪名“虎溪”，寺后的庵名“伏虎庵。”在这样一个森林密布虎蛇横行的地方住下来已很不容易，要登上高山领略它的自然美并写成诗歌就更加困难了。从现存的记录来看，庐山早就有人的活动，所以才会出现匡俗兄弟结庐于山顶和三国时人董奉种杏于上霄峰的传说。但真正于史有据的较早登上庐山高峰的著名人物则应数僧人昙首和诗人谢灵运。据载，昙首首先登上大林峰，并在那里建立了“山巅诸刹，此为最古”的大林寺。而谢灵运则是第一个爬上庐山高峰的诗人。他以探险家的姿态著木屐登山，“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终于越过巉岩迭嶂，到达疑是“庐山绝顶”大林峰，并写下了《登庐山绝顶望诸峤》的诗。现存的这首诗已经散佚不全，然而却很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首先，它是第一首在庐山上远望而不是远望庐山的诗。其次，它所写的“积峡忽复起，平途俄已绝，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通过云雾起落对静穆的山景作了动态的描写，而没有“理过其辞”的谈佛说教。在他以后，才陆续出现鲍照的《登庐山》和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香炉峰》等以描写自然美为主的诗篇。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作者，也是第一个真正吟咏庐山的诗人。庐山诗可以说是和中国山水诗派同时诞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庐山和庐山诗的开拓期。谢灵运、鲍照等人用他们的诗歌揭开了庐山的神秘的帷幕，开始描写了庐山的自然美景。慧远等人则用他们的努力使庐山成为全国闻名的佛教中心而留下了不少胜迹。由于慧远在宣传佛教和译介佛经方面的贡献，他几乎成了庐山的象征和诗人们吟咏的对象。孟浩然在《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中写道：“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他在《彭蠡湖中望庐山》又写道：“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杜甫的《留别公安大易沙门》说：“隐居欲就庐山远，丽藻初逢休上人”。都提到他，可见他的影响的深远。至于慧远的活动则更是被夸大和神化了。如他译成佛经后，掷笔成峰，举杖扣地，立涌清泉等等；显然纯系虚构。但是有的故事，却寄寓了人们的合理的想象，反映了他的某一方面的精神品质。如孟浩然的《过龙泉精舍》提到“日暝辞远公，虎溪相送出”，李白《别东林寺僧》写道“叹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都提到他不过虎溪和使人想起流传甚广的“虎溪三笑”的故事。据说慧远在东林寺静修时，足迹不过门前的虎溪，如越过此溪，则有虎叫。有一次，住在山南的道士陆修静、诗人陶渊明同时来访。慧远和他们相见甚欢，送客时不觉越过溪桥而引起虎的吼叫。三人听了后不禁相视而笑。如果认真地加以考证，则这个传说是颇有漏洞的。据现有的史籍所载，陆修静比慧远年青60多岁，当他在公元465年来到庐山时，慧远已在近半个世纪前的416年死去，陶渊明也在三十多年前的427年逝世了。那次笑过虎溪的事并不曾真实发生过。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得如此长远，主要是因为慧远的佛学研究本身就具有儒道佛互相融合的特点，而在开拓庐山的过程中，他确曾成为当地人民所希望的团结各派人士的精神领袖。王十朋的《东林寺》诗曰：“渊明修静不谈禅，孔老门中各自贤，送别虎溪三笑后，白云流水两凄然”。他的诗已经指出慧远、陶渊明、陆修静实际上是佛、儒、道的代表。而“虎溪三笑”，在我们看来，则不过是三派团结和融合的象征罢了。除此以外，如传说为陶渊明留下的“醉石”，也是诗人们喜欢吟咏的主题。宋代程师孟《醉石》诗云：“万仞峰前一水傍，晨光翠色助清凉。谁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渊明入醉乡。”元代的龙仁夫也有《醉石》诗：“净社归来倒石床，醒余肝

胆卧松篁。行人只赏陶公醉，谁知悲凉述酒章。”这里所提到的醉石，据说是陶渊明醉后偃卧之处。石上凹处，是他留下的身影。旁边还有耳迹、吐酒痕。片石无言，自然不能证明陶渊明在上面醉卧过。石质坚硬，更不可能因有人醉卧而留下身迹。人们之所以面对渊明故乡之石而发生这样的联想，正如石上一无名氏题刻所说：“渊明醉石上，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石上醉痕在，石上醉源深，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似醉原非醉，永怀宗国电，明明石上痕。相视欲无言，沉醉非关酒，深情石应领。睨睨当时人，情腾复谁醒。”他们怀念的是那位“闲居寡欢”，“无夕不饮”而“睨睨当时”“永怀宗国”的诗人。再如归宗寺的墨池，据说是王羲之临池洗笔的地方，苏辙的诗：“墨池漫叠溪中石，白塔微分岭上松”（《归宗》），王十朋的诗“临池墨客余风韵，拭眼高僧避宠荣”（《宿归宗寺》）都提到它。然而也有人说：“临池而池水黑者，谓因墨之多也。羲之虽善书，安能变地脉、易水色，使之久而犹黑哉。”洗笔而染池成黑，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因池水深黑而缅怀临池学书的大书法家的勤学苦练的精神，倒又是十分自然的了。庐山的许多胜迹，大都因物及人，由人及物，是客观的自然与主观的想象相结合的产物。如行医济世的董奉命病愈者种杏换谷以救贫，以致上霄峰至今还存在“杏林”遗址；不爱浮华的陆修静，被宋明帝请到建业去讲道，临死之日，他随身携带的布袋却被发现在庐山旧隐的树梢上，因而简寂观前留下“布袋岩”供人凭吊。这些与自然风景相结合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给诗人的想象添上轩翥的羽翼。写自然之美景，发思古之幽情，也就成了庐山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因此，要真正理解庐山诗，就必需身入此山中，对它的阴晴变幻的景色有亲身的体验，也还要“怀古独含情”，对它的历史和过去有深刻的认识。

二

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唐宋时期，是庐山和庐山诗的繁荣时期。在公元七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六百年间，庐山的僧寺道院大大增加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也逐渐从山麓向高山发展，诗人们纷纷来庐山游览、隐居、筑室读书，僧道们来这里静修、苦炼、立坛讲经，自从白鹿洞书院在十世纪中叶建立以后，又有许多士子负籍来学。庐山，“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吞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而他们“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他们用充分的时间寻幽探胜，把独特的感受移情山水，也就发现更多的庐山美，写出不少情景交融千古传诵的诗篇。黄岩瀑布，又名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歛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气势磅礴，轰轰下坠，飞驰在鹤鸣双剑两峰之间，不知已有多少年。但自从李白写了《望庐山瀑布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后，它成了古今游人必欲一睹的名区胜境。大月山东的王老峰，巉岩削立，高峻挺拔，远看如五位老人，端坐在那里静赏云光山色，而背后连成一片，又象一枝巨大的芙蓉，伸向鄱湖的万顷烟波。李白为它写了有名的诗句：“庐山东面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这首诗记述了五老峰“俊伟诡特”的美，寄寓了诗人遁迹山林的情。它引起无数游人的向往。被谢灵运疑是位于“庐山绝顶”的大林寺，曾是古树参天，人迹罕到的地方，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815至818年滴居江州期间，曾率众于四月初夏来游，他发现山下的桃花已经凋谢而山上桃花刚刚开放，不觉有所感慨而写道：“……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花，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若别造一世界者。因成口号绝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这首名诗，加上一九三〇年在大林寺偶然发现相传为白居易手迹的石刻“花径”二字，使得庐山增添了一个主要风景区

——花径公园。今天，凡是来到庐山的，几乎没有人不到此一游。大林寺畔锦绣谷，相传是慧远采药处。“春时杂英百千种，灿烂如织，至冬初苍翠不剥，丹枫缀之，亦自满眼雕缬。”真是四时红紫匝地，花团绣簇的地方，再加之谷内时有云雾聚落，古道十八盘宛如天梯，引起人无限的遐想。宋代诗人孔武仲来到这里，写下《锦绣谷》二首，其一云：“江城已月芳菲尽，浅紫深绯到谷中，最是庐山佳丽处，我来萧飒已秋风。”这句“最是庐山佳丽处”象是信手拈来，却又把锦绣谷的风物形容得恰到好处。置身谷中的游人无不报以会心的赞许。庐山诗，有的对具体的风景点作了细致的刻划，有的则对整个庐山作了全面的描写。后者的代表作应提到李白的著名的《庐山谣》：“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首诗从大处落墨描写了庐山的气势，又用细致的笔触提到许多具体的景物。它以写意而又写生相结合的手法把庐山描写得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因而成为千古名篇。继李白之后，苏轼也对庐山作了整体的描写。他没有因为李白题诗在前而怯然搁笔，也没有模仿前人而落入窠臼，而是采取了别出心裁的手法和技巧。当他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来游庐山时，首先是遍历山南诸胜，最后来到山北的西林寺。他面对千姿万态的峰峰岭岭，亲见云雾弥漫的层岩叠嶂，似乎觉得不可能用工笔画的手法来一一描绘具体的庐山风景，而只能用高度概括的笔墨来抒发对庐山的印象。他思索了一阵，然后在西林寺壁上题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这首充满哲理的诗博得了长久的称誉。他的同时代人黄庭坚就说过：“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的确，随着诗歌的繁荣和诗歌表现技巧的进步，庐山的“妙”处在诗中得到多方面的表现，庐山诗在唐宋时期突出地增加了。

唐宋诗人象开掘不尽的宝藏似地发现庐山的自然美。他们既从旧的胜地发现新的诗情，又把新的景物加以吟咏广为传播。这突出地表现在为数众多的瀑布诗里。人们常说，泰岱青松，华岳摩岭，黄山云海，峨眉古寺，匡庐瀑布，妙绝第一。庐山诗中就有许多妙绝第一的瀑布诗。除了上面提到的李白的《瀑布水》外，还可以举出白居易对最早被发现的石门涧瀑布的吟咏：“石门无旧径，披榛访遗迹。时逢山水秋，清辉如古昔。常闻慧远辈，题诗此岩壁。云复莓苔封，苍然无处觅。萧疏野竹生，崩剥多年石。自从东晋后，无复人游历。独有秋涧声，潺潺空旦夕。”我们也可以看到宋代诗人张孝祥描写声宏若雷、响震山谷被称为声势最大的玉渊瀑布诗：“灵源直与上天通，借路来从五老峰，试倚阑干敲拄杖，为君唤起玉潭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迭泉这个新发现。三迭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有“匡庐瀑布，首推三迭”之说。然而这条“上级如飘雪拖练，中级如碎玉摧冰，下级如玉龙走潭”的神奇瀑布却被长期隐藏在荒山深壑中而不为人知。隐居在它上源不远的李白，讲学在它下流不过十余里的朱熹都没有发现它。而它却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存在着，奔腾跳跃于三级台阶之上，“飘者如雪，断者如雾，缀者如旒，挂者如帘”，日夜不息。直到宋绍熙辛亥年（公元1191年）才被一个砍柴人意外地发现。宋代诗人刘过在《观三迭泉》诗中记述了这件事：“五老峰北嵯峨巅，龙泉三迭来自天。只应开辟便有此，山云蔽护经岁年。一朝何事失局钥，樵者得之人共传。”他在诗中也出色地描写了三迭泉的美：“初疑霜奔涌天谷，翻若云奔下岩宿。散为飞风飏轻烟，垂似银丝贯珠玉。随风变态难尽名。观者洞骇心与目。……”据说，三迭泉的发现，引起了当时已去“武事书院”的朱熹的向往。他请人把“三迭新泉”画成一图，挂在堂上欣赏，以弥补他“未能一游其下，以快心目”的遗憾。三迭美景，引起许多诗人的吟咏。元代赵孟頫写了一首

《水帘泉》的诗：“飞泉如玉帘，直下数千尺，新月如帘钩，遥遥挂空碧。”三迭泉于是又有了水帘泉的别名。三迭雄泉大瀑，被人们叹为观止。没想到在近八百年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另一个砍柴人又发现了有如双龙出岫的王家坡双瀑。它不禁使人遐想，庐山究竟还有多少新瀑等着人们去发现呢？宋代杨万里在《漱玉亭》诗中写道：“寄育苏二李十二，莫愁瀑布无新诗”。他预言着，李白、苏轼以后，还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新诗。“为有源头活水来”，正象征着庐山瀑和庐山诗源源不绝的前景。

三

“庐山三百寺，何处叩层云。”从元朝揭傒斯这两句诗可以看出，庐山在唐宋以后，已是佛教特别发达的地方。到明清两代，更出现了宗教与政权日益紧密结合的趋势。这种结合使得庐山山北在明代特别兴盛，而山南在清代又后来居上。自从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政权之后，山北大林峰、锦绣峰、天池山、玉屏峰、天王峰一带，到处可见他和其他明代统治者的影响的痕迹。假如我们沿着今天大家所喜欢的游览线走去，从花径步入锦绣谷，不远就看到深谷高处有巨石从两边向中间突伸。它们似要衔接在一起，又不知被谁突然砍断。在它上面，只见白云悠悠，它的下面，则是万丈深谷和湍湍急流。它象是一座临空飞架而无法渡过的桥。据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湖大战时，一度战败而被迫赶至此。眼看着前临绝涧后有追兵，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突然从天降下一条金龙横卧桥上，朱元璋带着人马从龙背上安然渡过去了。待陈友谅追来时，龙已不见，惟有断桥残存。朱军过桥后，重振旗鼓，转败为胜，最后把陈友谅全歼于鄱湖。这座在关键时刻救了朱元璋性命的桥在后来也就被称为天桥。

天桥，是锦绣谷里第一个被神圣化了的风景点，继续往前走去，好些地方都与明太祖朱元璋和周颠和尚的传说有关。据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江西时，有一个名叫周颠的和尚，成天在南昌唱着“告太平”的歌，暗示军阀混战的国家必将为朱元璋所统一。朱极为高兴，邀他随军出征。有一次在强渡长江天堑时，忽然风雨大作，战船难行。在危难之际，周颠挺立船头，一方面鼓励战士继续前行，一方面口念符咒，使浊浪排空的江面突然变得风平浪静。大军顺利渡过长江后，周颠向朱元璋告别回山。朱元璋问他的住处。他笑着回答说：“我乃庐山竹林隐寺僧也。”

朱元璋取得政权后，有一次患热病濒于死亡。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忽有赤脚僧持天眼尊者、周颠仙人赠送的温良药至。太祖服后，立即病愈。

朱元璋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权得到神助，曾派人去庐山寻访这些僧人。使者遍访锦绣谷，只见石上刻着“竹林寺”的门额，而没有看到真正的寺院。于是就在寺门左侧建立一个“访仙亭”，同时又重建天池山上的天池寺作为纪念。天池寺，相传最早为慧远所建，原名“峰顶寺”，北宋时以山上有水池常年不涸改名“天池院”，后毁于元代。明太祖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重建此院，赐名“护国寺”，并赠以“铜钟、铁瓦、象皮鼓”和乌金塑成的太子像。又在寺旁建立聚仙亭，纪念周颠和尚、天眼尊者及赤脚僧等人。洪武26年（公元1393年），又在仙人洞西南锦绣峰，相传是周颠乘白鹿升天的地方，建立一座石亭，也就是“御碑亭”，亭中竖立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周颠传及朱元璋写的“颠仙诗”：“匡庐之颠有深谷，金仙弟子岩为屋，炼丹利济几何年，朝耕白云暮种竹。”亭上的对联为：“姑从此处寻踪迹，更有何人告太平。”明太祖为了神化自己而神化周颠，但如果我们结合周颠的事迹和明太祖对周颠的宣传来细致地考察，则不难看出，周颠仙人，其实是居住在庐山锦绣谷里，通晓药用植物特性的出色的“赤脚医生”。

在朱元璋的重视下，锦绣谷到天池山一带尽是与他有关系的遗迹。明代以后的诗人也有很多关于这一带的吟咏。明孙应鳌的《访仙亭》诗写道：“访仙亭畔野云深，幻迹犹传古竹林。高岳御碑常照耀，祇园宝树只萧森。寻岩忽动栖岩兴，住世其如出世心。兀坐观空移晚日，独怜山水似知音。”他在这首诗里，概括地提到锦绣谷周围的一些主要的风景名胜：晋昙洗在大林寺手植的“宝树”，明太祖建立的访仙亭，“有影无形”的竹林寺，白鹿台上的御碑亭等等。如果把这些风景点贯穿起来，还应该补充花径、天桥、仙人洞这些中间环节。它象是用珍珠串联起来的华冠围绕在从上林峰到锦绣峰的山头上。由于唐宋以前的古迹多已荒废难寻，这条明代的“仙路”，倒是今天游人足迹最多的地方。

如果撇开关于朱元璋、周颠仙的故事和传说，仅就这条游览线的自然风景而言，它也正如古人所说，“最是庐山佳丽处”，沿线有许多独具个性的景物。其中之一是仙人洞的泉。仙人洞在佛手岩下，高深约三丈余。洞内有著名的一滴泉从洞顶落下，长年不竭。它正如泉边石栏上所刻的对联所说：“山高水滴千秋不断，石上清泉万古长流。”一滴泉在北宋时已有记载，至少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最难得的还是仙人洞的位置和它周围的景物。洞的右边有筑于游仙石上的观妙亭，洞的左边有突出在悬崖石谷的蟾蜍石，石旁生长着“柯如青铜根如石”的庐山石松，石上镌刻着“纵览云飞”“豁达贯通”八个大字。仙人洞的正面恰好面临两峰对峙的深谷，谷内树木葱茏，苍翠欲滴。从谷口望出去，则见田畴交错、江河如织的千里平原。林云程在《佛手崖分韵诗》中写道：“洞杳琼浆冷，秋深林叶纷。霜钟流夜壑，雨刹挂晴云。”他特别提到在草木摇落白露为霜的深秋季节，立足仙人洞，更有一种超尘脱俗的感觉。

离开仙人洞，经过御碑亭，当你来到天池寺时，这里特出的景物又有龙首崖的险，凌虚阁的云和文殊台的佛灯等等。龙首崖是一个形如龙首而挂在绝壁挺出虚空的石崖。它背倚天池山，面对铁船峰，下临无底深谷。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它象是悬在虚空里的一角危楼，当云雾升起时，它又象是被无边浪涛冲击着的一方礁石。人们慑于它的险境，不敢迫近它的前沿。据说，古代文人中只有王阳明曾“局身徐步”到过它的顶端，一直被人传为“有胆”。龙首崖西边，有一半月形的拜月台名文殊台，因供奉文殊菩萨而得名。这个台位于天池山的最西边。它耸立在千尺高峰上，进一步则是广袤的山下平原。这是一个登临纵目以广胸襟的最理想的地方。尤其是到夜晚，你会见点点磷火从它北面的山谷中冉冉升起，有如星光闪烁，有如灯火明灭。明代何迁曰：“独立千峰杪，神灯五夜悬。望山深霭和，疑在斗牛边。”王守仁云：“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都是一些著名的关于“佛灯”的诗。

庐山云海，向称天下奇观。天池西侧，悬崖壁立，更是观云海的理想境地。明户部主事华云曾建凌虚阁于其上以专门观云。凌虚观云也就成了一大胜事。明代方沆曾有诗记述凌虚阁的形胜：“杖履凭虚到上头，丹梯宛转石林幽。风回洞壑争传响，天近星河忽倒流。树杪微漾孤塔影，窗中明灭九江舟。从君共漱九江水，漫说人间有胜游。”遗憾的是，凌虚阁久已废置，踪迹无存。但是，到这里来观云的还是络绎不绝。据说自称“云痴”的清人舒天香就曾专门到此看云，“百日不厌”。他在《天池赋》中写道：“欲绝粒而餐云，欲幙被而眠云，欲编竹而巢云，欲倚瑟而看云，欲扫迹以栖云，欲禁寒以衣云，欲负耒以犁云，欲种竹以生云，欲为山以兴云，倘作霖以济物，则幡然吾亦行云。”他的《凌虚台看云戏柬内子》诗云：“……海门日上天镜开，罡风吹至凌虚台。莲花庵前白鹿卧，芙蓉万朵姗姗来。云来我与僧相失，心知我向西峰立。云行山住我依然，回头但见僧衣湿。人间见云不见天，山头并云如白绵。有心携得云归去，把与山妻作被眠。”他把凌虚观云写得如醉如痴，淋漓尽致，引起无数游人的响

往。

明代的天池寺一带，香火很盛，游人不绝。它吸引人们乘胜来游，又鼓励人们继续向前寻幽探胜。不知是谁在它东南不远的玉屏峰、天王峰之间发现一个山腹环抱的幽谷。谷内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又有鸟鸣蝉噪，流泉淙淙，是一个静极幽绝的地方。当然，这样阴冷的处所也是蛇类栖息的理想环境。因而当明代彻空和尚选择这里建筑寺庙时，也就流传出一个故事。据说山谷中原有深潭，曾潜伏黄龙，常出骚扰为害。是彻空和尚用降龙石把它们封闭在潭内，并在上面建立了黄龙寺。万历年间，肃太后又赐给黄龙寺墨水罗汉十三幅、唐代铜质佛头一只和明代文以简画的富春山图二轴，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看。“客因看画至，寺以伏龙传”，也就成了黄龙寺的二胜。然而，在许多人看来，黄龙寺之所以出名，还在于它的环境的幽静。明代的智明和尚《再过黄龙潭》中写道：“再来修竹下，倚杖听禽。云冷石潭静，花明草阁深。浩歌倾日月，危坐惜清阴。不厌山行远，还知幽可寻。”的确，今天到黄龙寺的游人几乎没有不是为了寻幽而来，也没有不为黄龙寺的清幽而叹为观止的。当你越过芦林桥步入万杉林中向黄龙山谷走去时，你会感到景的清静、光的幽暗和密密的树林所散发出的幽然清气。你一步一步向下走去，仿佛是沉入森林的海底，正当幽静得有点可怖的时候，忽然山回路转，你已经置身在黄龙谷中。首先映入你的眼帘的是黄龙寺前三株高大的古树。它们的浓密的枝叶象亭亭大伞一般覆盖在高不可攀的森林之上，使得绿色的山谷发育变黑，使得你产生一种由静而幽而冷的感觉。大概因为这不尽幽气都是三棵古树倾吐而来，今天到黄龙寻幽的人们都习惯于把这个地方叫做“三宝树”了。“三宝树”，其实是一银杏，两柳杉，据说为晋僧昙洗手植。但是根据历史的记载，昙洗手植的树在大林寺而不在这里。它们的种子该是明代僧人在建寺时撒下的了。即使如此，“三宝树”也度越了四百余年，算得上是森林的寿星和黄龙幽谷被开发的见证人了。

黄龙寺东南的含鄱口，在今天已是游人若鹜的地方。对古人来说，那里的地势是过高过险了，还很少诗人的吟咏。明代以后，由于天池寺的兴盛，黄龙寺的建立起了中转站的作用，它吸引着一些兴犹未尽、余勇可贾的游人相率登上状如鱼脊的含鄱岭。含鄱岭横亘在五老峰、九奇峰之间，象铁铸的屏界分山南山北。而在它的东南有一万仞削立的壑口正对着鄱阳湖，象是张着巨口要鲸吞鄱湖水似的，因而名曰含鄱口。当你站在岭上极目远眺时，错落有致的田园、银光闪闪的湖面、青苍苍的长空交织成一幅色彩分明的画图。突然间，又有薄雾象轻纱冉冉升起，转而成浓烟、成白絮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你忽然失去周围的一切，仿佛置身云山之谷，坠入云海之底。对于这种云雾奇观，明代王世懋是深有体会的。他在《度含鄱岭》中写道：“苍虬绛节度峥嵘，下界微茫勺水明。最爱他山云似絮，不知身在絮中行。”至于含鄱口的险要，则要数清代曹龙树写得最真实了：“高空谁劈紫金芙，远水长天手可掬。拟似巨鲸张巨口，西江不吸吸鄱湖。”另一清代诗人方文在他的《含鄱口》诗里，也写下了“千里鄱湖一岭函”的句子。由于它简要而概括地描写了这里的山川形胜，它使得许多来到这里的游人总不免脱口而出地吟到它。

四

如果以时代来划分，庐山山北曾经是明代的中心。到了清代，山南又相对地受到更大的重视。这一重心的转移主要是因为清康熙帝玄烨对山南名刹秀峰寺的特别关注而引起的。秀峰寺原名开先寺，相传为南唐中主李璟所建。据说李璟年少时喜欢文学，想找一个理想的地方读书，恰巧五老峰下有人把这块土地献给他，他就在那里建立书堂。后来他当上皇帝，仍

不忘庐山旧地，于是改书堂为寺庙，因想到书堂由别人献地而来，预伏着开国祥兆，也就命寺名为“开先”。开先寺曾经名重一时，后来几经兴废，至清初已是颓坏不堪。康熙42年（公元1703年）2月，玄烨突然注意到这零落已久的古寺，写了“般若心经”交寺保藏。接着又赐御书江淹《香炉峰诗》、王勃《滕王阁序》。公元1707年3月，开先寺僧在康熙再度南巡时前往接驾，又得到他亲题的“秀峰寺”匾额。东宫还写了“洒松雪”三字并以赵子昂的“法云渡海图”赐给寺庙。从此开先寺正式易名为秀峰寺。由于清帝的重视和地方官吏的资助，秀峰寺山门重振，香火日盛，大有朱元璋当年重建天池寺的那股气势。清帝之看重秀峰大约有着复杂的政治心理因素。然而秀峰的风景确如黄庭坚所说，“山之胜绝处也”，堪称为庐山的翘楚，以致人们常常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庐山之美在山南，山南之美在秀峰。”

秀峰寺座落在鹤鸣峰麓。在它背后聚集着如双峰刺云的双剑峰，如鱼跃出水的鱼背峰，如少女偕行的姊妹峰，如旦暮生烟的香炉峰。这一“山外有山立，山内有山倚”的天然屏风给秀峰寺增添无限的幽胜。再加以寺的四周有修竹万竿，小溪潺潺，更使你感到环绕着你的苍山、翠竹、绿水、清苔无不在吐出钟灵毓秀的清气。当你置身其间，就已经有了悠然世远的感着。而当你环视周围的碑林石刻时，你又会不无惊奇地发现，这里是庐山仅存的北宋碑文黄庭坚在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写的“七佛偈”，米芾书写的“第一山”；那里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的“大唐中兴颂”，明代王阳明的“平宁王震濂题识”等等。每块字迹模糊青苔弥漫的石碣都在向你诉说庄严的历史，呈现艺术的精英。景物文物，相得益彰；思今怀古，情绪万千。你也许信步流连，忘记了自己的所在，不觉来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石门前。谁也没有料到这狭小的石门之外，又是另一番迥异的景象。如果说，石门这边，足供仁者乐山；则石门那边，尽够智者乐水了。当你刚刚步出石门，你就听到訇然下坠的瀑布声了。抬头一看，同源异流的两条瀑布以势不可遏的姿态穿山劈岭奔驰而来，从白云深处直落龙潭。这东边的一条是人们常说的马尾水，西边的一条则是李白所吟咏过的瀑布水。龙潭畔，有一依山临水的“漱玉亭”，它就是苏轼临潭赋诗，写出“劈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的名句的地方。在这里观瀑听泉，实在是再好不过了。面对着这雄伟的自然景象，你会产生肃然起敬的心情，你会产生“逝者如斯夫”的哲学冥想，更奇怪的是，在“满耳怒雷飞雨急”的瀑布声中，竟会产生一种幽极静极的感觉。清代著名诗人施闰章在题为《薛伯祥招游开先寺》诗中写道：“黄岩岩下弄清晖，古寺寒潭石径微。宝墨池台留佛偈，炉峰烟雾上僧衣。峡开青玉奔雷急，崖暗苍龙带雨归。谁拾枯枝煮瀑布，朝朝目送白云飞。”在他的笔下，秀峰寺、青玉峡是多么幽静的处所，而拾枯枝，煮瀑布，目送云飞，又是怎样闲适的心情。诗人把主观的闲和客观的静构成统一的诗境，对秀峰的静美作了突出的抒写，使人神往不已。

在开先寺再度兴盛的同时，山南的白鹿洞书院也受到康熙的重视。白鹿洞，相传是唐代李渤读书处。据《洞志》载：“初，贞元（公元785—805年）中，渤与其兄涉俱隐庐山。渤养一白鹿甚驯，行常以之自随，人因称为白鹿先生。而谓其所居曰白鹿洞。宝历（公元825—827年）中，渤为江州刺史，即所隐地创台榭以张其事，而白鹿洞遂闻于人矣。”其实，古代的白鹿洞有名无实。至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初，南康太守王濬派人挖山成洞，后来知府何浚又命石匠凿石成鹿，才有了名实相符的白鹿洞。据说，明代的那只石鹿已经毁坏。我们现在见到的放置在小城门似的半月形洞里的那只石鹿，则是南康府刘锡鸿在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重制的。

白鹿洞之所以出名，首先因为它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中心。南唐升元（公元937—942年）中，那里就已建立了“庐山国学”。宋初扩大为书院。公元1179年，朱熹奏请宋孝宗正式

创立“白鹿洞书院”。经过他的惨淡经营，白鹿洞书院成了一所有纲领、有校规、有秩序的高等学府。著名的学者陆九渊、王阳明等人曾先后来到这里讲学。后来书院迭有兴废。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南康知府周灿清建“御书阁”。康熙赐《十三经》、《二十一史》，又颁《古文渊鉴》、《朱子全书》、《周易折中》藏阁内，并赐书院“学达性天”匾额。康熙这一“盛举”，显然是为了提倡统治者需要的“程朱理学”，但却给鹿洞重光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力量。

白鹿洞之所以出名，还因为它的风景宜人，胜迹如林。书院背靠后屏山，前峙卓尔山，侧倚左翼山。四山环合，一溪中流，古木参天，静谧非常。在历代兴建下，又有“礼圣殿”、“御书阁”、“宋儒祠”、“先贤祠”、“报功祠”、“枕流桥”、“朋来亭”、“钓台石”、“独树亭”、“听泉石”、“鹿眠场”、“勘书台”等等名胜点缀其中。它正如朱熹所说的，是一个“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君儒讲学遁迹著书之所。”

历代诗人，对白鹿洞的吟咏不少。如清代魏源的诗“水复山重得洞名，白云深处读书声。参天峰下参天树，谁称松涛万壑清。”就是把它作为景物胜地和文化中心来礼赞的。近代诗人陈衍在《至鹿洞书院》中写道：“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溪都见底，五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仁，水石本清芬。”在他的笔下，白鹿洞几乎成了远尘世而美风物的世外桃源。白鹿洞不仅诗歌迭出，而且石刻如林。在它的碑廊里，有朱熹、湛甘泉等人的笔迹。而在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一个署名为紫霞道人的《游白鹿洞歌》。据说万历辛巳（公元1581年）三月，有道人来游白鹿洞。他遍览山洞胜境之后，向书院学生索笔墨题诗。学生见他竹杖芒鞋，似不通文墨，未加理睬。他自己就拾蒲蘼墨在壁上写了《游白鹿洞歌》，并在末尾自署紫霞道人编蒲为书，至康熙时，墨迹犹存。咸丰七年，潘先珍把字迹刻在石碑上，以至留传至今，引起许多游人的兴趣。其歌曰：“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无论从诗的内容和书法艺术来看，《游白鹿洞歌》都平平无足道。它之所以成为引人瞩目的作品，大概因为它在当年曾是“山中只旧闻”的一段“奇闻”。而对今天的游人来说，又是白鹿洞历史上留下的一则有趣的“佚事”。

庐山山南，除开先寺、白鹿洞外，还有许多名胜都是和文化艺术有着密切关系的。有名的归宗寺，据说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居。清初诗人周体观的《归宗寺诗》也曾提到它：“坡田错落寺门古，山气苍凉秋日斜。九月悬泉犹瀑布，重阳野菊尽开花。云霓飞阁临丹壑，翡翠香烟出绛纱。何处伽兰曾舍宅，至今传是右军家。”深谷密林的栖贤寺，古代又名七贤寺，传说是李渤等七人读书的地方。清康熙年间，因有人捐献浙江名画家许虎头费时六、七年画成的“五百罗汉图”二百幅藏于寺内，更使得古寺增辉。至于它的风景，宋代诗人苏辙在《栖贤寺记》这篇散文里曾把它描写得淋漓尽致。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对其中的描写极为推崇，他在《香祖笔记》中写道：“潁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岌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王士禛显然受了苏辙的影响，对栖贤寺一带景物有着特殊的爱好。他在栖贤《三峡桥》诗中一开始就写到“五里闻瀑声，轰若车千辆”，显然是从苏辙文中“水行石间……如千乘

车”点化而来。至于栖贤寺，王士禛另有诗曰：“李渤读书处，乃在栖贤谷。何年作招提，来寻惬幽独。僧舍如蜂房，高下傅山麓。云来汉阳峰，时就檐下宿。古寺无所有，修竹间乔木。野衲喜客来，欣然设茗粥。便欲置草堂，岩栖于此下。”他为这里的风景所陶醉，几乎动了卜居长住的念头。栖贤之美，于此可见一般了。

山南胜地，还有与归宗、秀峰、万杉、栖贤并称为山南五大丛林的海会寺。寺最初由西来和尚建立明代万历戊午(公元1618年)；清旦云和尚重修于嘉庆丁丑(公元1817年)；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光绪年间由至善和尚率弟子重建。这所背倚五老峰，面对鄱阳湖，有万杉环绕，汇百川入海的寺院，具有清幽宁静的特点；加以殿宇宏敞，径阁巍峨，登临纵目，湖光山色，尽入眼底，更使人消尘虑而增遐想。康有为还认为，海会寺是一个最适宜读书的好地方。他的《夜宿海会寺赠至善上人》诗写道：“开士诛茅五老峰，手植匡山百万松。荡云尽吸明湖水，招月来听海会钟。初地雨花驯白牯，阴崖石气郁苍龙。读书无处归来晚，桂树幽幽烟雾重。”

经过长期的开发而至近代，庐山山南山北涌现出许多佛寺、道观、书堂、碑碣，留下了不少诗人的吟咏和足迹。当人们正以为庐山已经开发殆尽的时候，牯岭地区却因适应近代生活的需要而急剧地繁荣起来。牯岭原名牯牛岭，因岭北有石如牛首而得名。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只有烧木炭的工人在上面活动，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闭关自守”的古老帝国，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新的一页。西方传教士因避暑的需要而首先注意到牯牛岭这片处女地。1885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经九十九盘入山，绕大天池、黄龙寺至女儿城，来到长冲一带。他看这个山谷地区，两边有葱茏的峰峦，中间有一道颇为宽阔的溪流。溪流两旁地势平坦适于筑屋避暑，遂勾结当地中国教会人士和地方官绅强行租借这片土地。当时曾遭到庐山人民的反对，打了多年的官司。但是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一再失利的清廷却以“敦睦邦交”为名，于1895年把牯牛岭长冲地区租给英国，后来又把医生洼租给美国，将芦林地区租给俄国。他们在上面建立别墅，并按其气候清凉的特点，据英语Cooling的音译，把牯牛岭简称为牯岭。直到1927年8月，在大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运动发展的高潮中，这片土地才回到中国人民的手里。解放以后，牯岭地区得到更大的开发。1953年8月1日修成的环山公路通到这里，不久，牯岭附近连接东谷西谷的日照峰隧道也已打通。这所山中城市名符其实地成了庐山的中心。

牯岭是庐山最后发展起来的山中城市，也是苏轼、黄庭坚、朱熹、陆九渊等古代学者诗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所以，当谭延闿在二十年代来到这里时，他不无感慨地写下了咏牯岭的诗：“苏黄朱陆不到处，涌现楼台忽此山。无数峰头云海里，岂知培塿在人间。”这个拥有云中楼台的山林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庐山和庐山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